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編年類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心傳撰

宣取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旨揮

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兼太子詹事曾覿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右庶子汪

遂朝請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諭德兼權中書舍人曾從龍朝散大夫新除軍器監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禮部郎官黃景說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充賀金國生辰國信使黃中朝請大夫新除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李揆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實錄院檢討官錢文子奉議郎守軍器少監
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國子司
業陳武文林郎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實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陳貴謙劄子
𥈅等竊見太常博士李道傳之兄心傳褒次高
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繕寫成淨本未敢自擅投
進欲乞朝廷特賜敷奏令道傳繳進仍乞降付
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伏候指揮嘉定三
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旨依
付出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指揮

朝請郎顯謨閣待制新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臣許奕狀奏臣竊惟士有懷才抱藝遠莫能自致者方清明之世顧使之終老無聞焉臣寔惜之臣伏見隆州鄉貢進士李心傳博通羣書尤熟本朝故事嘗謂中興以來明君良臣豐功盛烈雖已見之寔錄等書而南渡之初一時私家記錄往往傳聞失寔私意亂眞垂之方來何所考信於是纂輯科條編年紀載專以日歷會要爲本然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鈌之集衆說之長酌繁簡之

中久而成編名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故兵部尚書楊輔前年蒙命召嘗取其所錄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繕寫成五十冊欲以進上會中道改除不果臣頃蒙兼修玉牒求得此書觀其所立凡例類多暗合綱目詳備詞義嚴整足以備史官采擇兼心傳志行高潔久棄場屋該免舉不復就非并近來上書進策僥覬賞典之比寔無一毫希望睿恩臣謹昧死繳進伏乞睿慈賜以乙夜之覽仍宣付史館豈惟心傳半生辛勤專一之功不遂泯沒其於一朝大典寔并小補所

有上件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五十冊謹隨狀上
進以聞干冒天威臣無任震越惶懼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奉議郎太常博士臣李道傳狀
奏准尚書省劄子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曾[illegible]等劄子竊見道傳之兄心傳褒次高
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繕寫成淨本乞賜敷奏令
道傳繳進仍乞降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
奉聖旨依臣今遵依聖旨指揮所有上件高宗
皇帝一朝編年之書名繫年要錄計一百卷修
寫成五十冊隨狀上進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

陛擢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照
得新知瀘州許奕已曾繳奏上件繫年要錄伏
乞睿照嘉定五年五月日奉聖旨降付國史院
朝省坐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取索孝宗光宗
繫年要錄指揮
臣竊惟國家典章莫重史冊唐朱敬則初成稿
史見者推爲董狐然敬則方請别求名才以重
史選張說就家修史李元紘謂史事秘嚴請今
以書就館參會撰錄然則史職至重名才難逢
館閣纂修事存國體以敬則有董狐之稱而猶

以求才為請則不逮微則者蓋亦推賢而遜能
以張說居邇顯之極而元紘必欲其就館纂修
則匹夫之有志於斯者宜使輸能而求獻臣以
謏聞幸逢盛時偶被采蒭與聞汗簡伏惟近旨
重修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寔錄曩矩重規鉅迹
盛美如日月之照明而莫窺其經緯如海岳之
涵負而莫究其高深雖聖世多才宰司遴選人
覼班馬家效沈吳其閑如厓寔為濫叨欲效遜
能之義少輸報國之忠竊見隆州進士李心傳
刻志前聞究心史學嘗著高宗繫年要錄見謂

該詳纖聞討探阜陵典章亦有端緒累朝聞見
會稡寔多苦心忘疲歷歲滋久若蒙聖朝兼收
博採特下本州取其績成之書以備考訂誠綱
羅放失之意或令身自齎令來獻闕下俾諸史
官參會撰錄恐於兩朝大典必有裨補用敢儳
言冒干聰聽若心傳農馬之智得略要於明時
則微臣蒭蕘之說亦少逃於訕議干犯天威臣
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准批送禮部行下
隆州取索李心傳上件要錄繳申尚書省
國史院遵奉聖旨指揮下轉運司抄錄孝宗皇

帝光宗皇帝纂年要錄八公牒
國史寔錄院牒成都府路轉運勘會本院恭奉
旨指揮改修三朝正史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御
集光宗皇帝寶訓并改修孝宗皇帝寔錄并合
要文武臣僚內侍士庶之家及僧道等處應被
受或收藏聖語聖訓御製御筆手詔注解經義
詩頌題跋雜文等照使內行在從本院取索抄
錄其臨安府諸州軍欲乞令諸路轉運司嚴切
遍下所管州軍縣鎮等處搜訪如有被受之家
及借本抄錄委官點對無差漏中緘封赴縣不得

因而驗揆仍出賞募人投獻如稍多者乞從本
院保明優與推賞今來所修正史御集實訓寡
錄事體至重全藉搜訪移文於內外官司取索
但於合用文字參照攢類其所承官司視爲文
具不卽依應是致難以辦集候指揮七月二十
八日奉聖旨並依劄付院當院今訪聞隆州井
研縣李宗簿宅鄉貢進士李心傳住所述續孝
宗皇帝朝繫年要錄請貴司移文行下隆州疾
速齎紙札差人前去李宗簿宅抄錄委官點對
無差漏裝背成冊申發赴院以憑參修照用若

或續會編類到光宗皇帝朝繫年要錄一就抄
錄赴院照用勿得違滯須至公文牒候到請遵
從今降聖旨指揮疾速移文行下抄錄前項所
要文字裝背成冊申發赴院守等參照使用幸
勿違滯仍先希依應公囘示謹牒嘉定十六年
九月　日牒朝請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吳　中奉大夫行起
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
討官喬　朝請郎試祕書少監權直學士院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徐　朝散大

夫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
討官魏　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國子
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葛
中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寔錄
院同修撰朱　朝請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兼
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杜　中奉
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
國史寔錄院同修撰程　大中大夫守尚書禮
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
修撰□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 影抄宋本

宋眉山李𡌴編

張金吾藏書志曰𡌴李燾子也是書編年紀事有綱無目非大事則略而不書故曰綱要然所載事迹閒有出長編中興小紀繫年要錄等書外者亦足以資參考始太祖訖高宗凡十朝每朝之前冠以改元凡幾皇后皇子公主幾人宰相參知政事等官暨進士題名以及廢置州府而以誕節神御殿名終焉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皇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亦載之近

則久無傳本此本從浙西藏書家宋刻本傳錄者

王應麟曰李𡌴撰十朝綱要玉海四十九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宋刊抄補本　袁壽階舊藏

宋　壺山陳均編

皇朝國史諸書勒琬炎揭日月國將與三五載籍相為無窮均衡茅下士盡嘗拜手稽首歛袵肅容竊覩皇綱帝範巨麗之萬一邈若層霄茫乎滌海有非蠡管所能窺測況以均之資稟魯鈍不能強志輯成此書深以詮次失倫而有所

乖剌是懼私質諸友朋或有誚均者曰子志良苦力良勞其如犯三不韙何以私家而褒國史以偏見而折衷諸書則僭冊書重大未易編摩而以數十萬言該之則疏諸書雜出寧免牴牾去取之閒一或失當則舛均竊應之曰國朝信史與夫名公鉅儒所纂諸書並行於世家傳人誦今所輯者特欲便紬繹備遺忘固非敢求與之並行而僭傳也奚其僭掎摭所及博參諸書文雖少損於舊事則不增於前諸書固自若也雖無此書誰無此書奚其疏或要其終或以附

見或以類從舉宏撮要主於事實而不敢必以日月爲斷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云爾如欲質其疑求其詳則有太史氏及諸書在旣以對或人因併書于下方前太學生莆田陳均拜手稽首謹識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若干卷踵門而告曰均之㓜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耆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爲一書以便省閱時方

從事舉子業末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聞有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略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書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以它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觀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覩者亡復遺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

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述之何如德秀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聖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鎧鎧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裕世撫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伯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溺百家邪詖之說求治甯悠緩而不爲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

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甯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荒商而國脉病矣名爲尊經實尙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者未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彝琮璧不足以適用而錯然前陳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歎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冀我宋千

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嚴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既窮閻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諸臣之彥無以是聞于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出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勺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嘗與計偕穊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

對大廷不顧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餘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閭四方之士可與商推者不憚千百里褰其書而從之忘其道途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述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眞德秀謹書

平甫與余游從廿年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師友淵源蓋得所漸孜孜爲學未見其止也一日告余曰我朝祖

功宗德相業臣謨惟長編一書包括無遺本末可考但浩如烟海學者莫知涯涘僕之鈍尤不能强記欲纂作二書一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相聯屬者亦或互見參稽國史出入諸書訂其異以會其同約其詳而補其畧庶幾文公朱先生所修通鑑綱目之意而非敢僭以自比焉此書幸成則得以私便誦記不敢外示也積年而書成余與二三同志先得觀之傳示寖廣人各欲得其書而力不能錄遂相與鋟木願友朋其之非平甫志也平甫從容語余而亟不擇余應

之日祖宗以仁厚得民以紀綱立國如前代閹寺女寵外戚强臣與夫大刑戮之事悉杜其微而窒其源聖子神孫世守弗失蓋將與典謨並行此其澤在斯人法垂後世為君者而得是書則可以彌綸天道扶植人紀為臣者而得是書則可以寅亮天工輔成君德況予之所纂舉宏撮要在幾務之繇尤便省覽子其能終祕之而私為衡茅書生記誦之具乎平甫曰不敢遂書於其后紹定己丑中秋長樂鄭性之書

國史尚矣太祖太宗眞宗為三朝仁宗英宗為

兩朝神哲徽欽四宗爲四朝史用班馬體非一
世一有司所能就也續通鑑長編稽國史倣溫
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專其家間有提綱挈
領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者太學生莆陽陳均
爲之名曰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其取獨博其收
功精夫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
春秋嚴矣司馬溫公雖未爲本朝通鑑先爲稽
古録祖春秋意亦本朝史籍之綱也此書又取
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
飾文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爲衡

度以䄠金匱石室之藏日昃靑問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者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者二公旣言之玆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岊敬書

案每葉十六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四字編年下有空字二格列目止于廿五卷後别爲一行云已後五卷見成出售郎百宋一廛賦中所

謂莆田編年始末九朝者也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 影寫宋刊本

宋壺山陳均編

自序

眞德秀序

鄭性之序

林岊序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元刊本

宋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

官劉時舉撰　目錄後有陳氏餘慶堂刊六字
無名氏跋曰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
入諸儒　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
高宗至于寍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國勢之安危
一開卷間瞭然在目矣幸鑒
案是書元時有兩刊一爲張氏日新堂一爲陳
氏餘慶堂此則陳氏刊也每葉二十六行每行
二十二字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影寫元刊本
宋通直郎戸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

官劉時舉撰

黃氏手跋曰余向收得舊抄殘本係郡中柱國坊王氏物既而借海昌吳兔牀家抄本是正又借坊間元刻本校之校未終取去因又借香嚴書屋藏抄本參校復經兔牀嗣君蘇閣手校正可云盡善矣去春有蕭山人來吳作寓公者意欲予手校本適屆新正囊中羞澁聊藉此沾潤易得番餅十枚然時時念及輙又惋惜適香嚴本亦欲贈人作介者仍以示余余必欲得旣去之本手校方敢留之蓋前此借校知中多闕失

恐無別本參校無以卒讀作介者許借元刻備
校因復收之歲暮校始有事即止越歲初至二
月望前二日始竣事是本所據亦佳中有校改
處元刻不逮者爰知元本非一刻蓋有勝於今
所見者矣元本出楓江草堂朱氏亦長興人而
僑吳者予前校此書已曾借過今復通假深感
主人之德并謝作介之惠校畢復初氏識道光
乙酉花朝後一日書於見復居
又曰自甲申殘歲校始至乙酉新年作輟靡常
越二十日訖此七卷時春雪大下曉寒逼人臘

外山茶花紅英點白佳致嫣然亦可自愛惜山僧招我採梅不能作灞橋驢背上人恐詩思亦復澁耳復初氏書于百宋一廛之南牕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黃蕘圃舊藏

宋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劉時舉撰

靖康要錄十六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西漢年紀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益之撰

自序

王觀之序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十八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張氏金吾藏書志曰起於建炎之元年訖於淳熙十七年體例與皇朝編年備要同蓋以續陳氏書也南宋編年之書高宗一朝有中興小紀繫年要錄十朝綱要年經月緯紀載詳核孝宗一朝則自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宋史全文外別無專書是書紀高孝兩朝之事宏綱細目視劉

時舉所載加詳宋史全文則即以是書爲藍本考孝宗一朝之政治者是書其較備歟文淵閣書目著錄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張氏金吾曰中遇旳字側注御名葢理宗時人所撰也紀光寗兩朝之事以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體例款式均與前二書同葢係宋時合刻者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錄廣王本末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廣王本末陳仲微錄

目前有陳氏餘慶堂刊一行後有皇慶壬子一行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致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宅日史官之採擇云

陳仲微咸淳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目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殁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

主以詩挽之曰痛江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閒有死生萬叠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囘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其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廣王本末一卷 舊抄本 黃蕘圃校

不著撰人名氏 廣王本末宋陳仲微錄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一卷 明天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卷首題豐城游大昇校正宋

季朝事實藏度宗少帝益廣二王事迹

李燾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宋史通鑑一書見刊行者節畧太甚讀者不無

遺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

盛行於世今再務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

爲有用之書回視他本大有逕庭具眼者必業

賞音幸鑑

案游大昇名明正統進士儀顧堂集有跋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編年類三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元刊元印本

宋金履祥編

許謙序天歷元年

進通鑑前編表

自序

按此元刊元印本末有門人御史臺都事汝南

郭炯校正門人金華許謙校正二行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元刊元印本

元陳桱撰

史學尚矣紀事肇於書編年翔於春秋具載類分昉於遷記而歷代則之各有全　書簡而核春秋正而嚴諸史博而該宋司馬文正公睹諸史之汗漫而有國家者不能以盡究而勸戒也徧紬全帙研稽事寔愼撮機要銓次年月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訖于五代自成一書名之曰資
治通鑑文公朱子取其成書芟繁舉枉一以
春秋爲法書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又疏其詳
而目之猶夫三傳之敘列也名之曰通鑑綱目
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
善惡之别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者未有
編次後乎五代者未有論述前曠後缺疑信厖
昧君子病之近世淅東大儒金仁山氏由威烈
王而上遡其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名曰通
鑑前編而陶唐之前茫焉四明陳君桱子經甫

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凡方冊所載若
盤古氏至高辛氏考紀其概爲第一卷以冠金
氏之所述又撫契丹遼氏建國之始並于五代
爲第二卷宋有國三百二十年爲二十二卷其
建號也系于甲子逮太平興國四年混一中原
始大書其年代爲正統至國亡止而遼金之事
附見之一以通鑑綱目爲法蓋地有偏全而統
無偏全勢有强弱而分無强弱揔之爲卷二十
有四名之曰通鑑續編是編也不惟續其前人
之業成一家之言蓋有以繼夫朱子之志爲萬

世之計矣有志於史學者誠能以朱子通鑑綱目為主取金氏之前編暨陳氏之續編合而觀之則自開闢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至于今上下數千年治亂興廢之迹洞澈無閒如岷江之流達于東海崐崘之氣貫于五岳也扶陽抑陰之道陳善閑邪之義皆隱然見於書法其於名敎豈小補哉曩予為太史時詔修宋遼金三史與待制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私於避忌者從而和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就其書雖成布在人間而公論有所不

可掩者乎予經論著殆與予合豈可謂世無其人哉予經是編既成兵難大作幾不能生事定而其槀幸存若神明祐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槀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麟國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長洲時訪予經得其槀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編錄之始成全書焉松江貳守昭陽顧君遜思逸甫將鋟梓以廣其傳請予序之噫此予同志也又將奚辭嘗聞元公周子之言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夫孔子之春秋希天也朱子之綱目希聖也陳

氏之續編希賢也與人爲善二君有焉予經之

大父諱著字子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晚

歲隱居撰歷代紀統以淑子弟父諱泌字汝泉

嘗爲校官有名又傳注紀統千百言至予經蓋

三世矣予弱冠客杭與汝泉友善今覩予經所

成如此使人歎羨不已予經又嘗集前代事跡

爲筆記百卷與此互相發明其續學討論非一

日夫子所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不其諒哉

是爲序至正廿一年歲在辛丑孟夏鄱陽周伯

琦伯溫書

宋司馬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其旨微矣考亭朱夫子因通鑑舊文別以義列爲綱目以正伯王之大統由是千三百六十二年理亂廢興之跡世儒所嘗論議而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其衷此作者之事學者所宜世守而勿失者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外紀之不本於經而是非或謬於聖人乃攟摭通鑑以前由威烈王上至于唐堯者纂爲前編出入經史百氏而一以尙書爲主其事著矣若夫盤古以下逮于高辛述作之家類

以爲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近理而可徵者乎五代而降宋三百年度越漢唐而其世運有盛衰夷夏有消長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得有失此後之君子所宜執筆而爲之論著者也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涉羣籍之涯非總括机要不足以綜萬事之統非深造義理之微不足以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子經續編之作所以爲不苟也蓋子經之先大父秘監公以宋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崇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其先君子教授表章家學訓釋惟謹子

經束髮受是書卽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爲圖傳
諸同志且敷爲筆記一百卷藏于家矣今又上
論盤古逮于高辛下撥三世會于有宋或近理
而有徵或損繁以致約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
其未備後乎五代者又有以嗣其方來比事於
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
尊正統以定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子之特筆
秘監府君之遺意子經父子世守而弗敢失焉
者也其攻覈之精取舍之嚴固非區區謏聞者
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餘者可以類見昔司

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後世稱爲良史子經此編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與前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俟知者余固不得以苟讓爲也至正十八年三月甲子臨海陳基

序

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則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爲言不有以補乎經則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乎書司馬公之書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

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詩外傳演詩邵子經世書演易亦可謂傑出矣然史遷之書其法言名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學可以羽翼六經者則又非諸子之敢仏也宋寶祐進士祕監知台州陳公子微晩居四明山中以史學名著歷代統紀傳於家至孫樫字子經始推其志上敘盤古三皇五帝之槩以冠夫司馬氏之書之首下逮遼金與宋之詳以續司馬氏之書之後所以合史漢通鑑外紀前編諸書爲一家使觀者自開闢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

一覽無遺遼史者未有若是之詳且盡者其績可謂勞至正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逆旅主人蕭條一室度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晷汲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翕翕乎若有失而弗知所來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其書適成因得詳觀焉其凡以爲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已後方繫之統以比漢唐遼金繫年宋統之下以比吳魏之於蜀數簡

之中大義凜然其紀年司馬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補遺書法紫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體蓋亦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爲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爲北史金亦爲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爲三國立史正統卒不能定至今士大夫士雖以爲慊然終未有能持至當一定之論

以驅天下百世之惑者愚嘗竊謂李唐篡而朱梁與郭周篡而趙宋立趙宋滅而本朝混一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則遼金與宋輕重可見矣或曰本朝繼趙宋之統矣宋承五代之統乎曰宋篡周周篡漢漢代晉晉篡後唐後唐滅梁梁篡唐斯時遼金角立北方天下副裂五代不得爲統也或曰然則宋承遼金之統乎曰遼乘梁篡而起於北方不過保有燕雲金雖破遼克宋而建炎中興人心未厭遼金亦不得爲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

平日宋繼唐統者也唐正統也唐以下遼金爲北史五代爲南史斯時爲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天下混一斯時爲有統亦猶晉之後南北爲無統至隋唐而爲有統耳故唐之有遼猶晉之有元魏也唐之有五代猶晉之有宋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至宋猶晉之統中絕而至隋唐也然則宋之統所謂跨五代軼遼金而躋漢唐者也子經之書自唐而後五代遼金皆爲無統至太平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是可以驛天下百世之惑矣但恨子經

不與史事於當時不得持此論於朝而使三史有憾於後也雖然子經之書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愧於心矣書廿四卷盤古至高辛爲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爲一卷宋爲二十二卷齊郡張紳爲之敘至正廿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叢桂堂書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爲筆記百卷或見之日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于宋與其取舍之審有逾于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況朱子綱目筆削之愼耶泝而至于唐堯則金先生

前編方為世所重子書無乃複乎余曰吾備吾繙閱而已豈覬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不知也契丹因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緐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删緐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概見可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盤古至高辛為通鑑世編一卷唐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為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歸于

大元爲通鑑新編廿二卷揔之爲廿四卷合名曰通鑑續編惟其不敢取前編綱目二書以入其中故於世編之末則舉歷代有國之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知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四明陳桱題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頁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刻工姓名卷中有敬德堂圖書記朱文方印檇李項氏寶書齋圖書記朱文長印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 明成化刊本

明金華王禕子充著

元史續編十六卷 明永樂刊本

明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自序 永樂癸未

紀事本末類

通鑑紀事本末殘本二十九卷 宋刊細字本徐虹亭舊藏

宋建安袁樞編

類書之作蓋以便觀覽便檢閱而已而士子遂

謂場屋之計可取具於類書而涉獵淹貫之學

日以不足以便而媒其怠非類書本意也溫公通鑑之作上下千餘載治亂興亡之蹟約而爲二百九十卷蓋以便乙夜之覽博古君子豈當求便於此是書又隨事摭其本末而類之蓋猶懼學者以通鑑爲汗漫讀之而莫得其統也袁公惠後學之意深矣學者能因本末而詳之於通鑑因通鑑而博極於羣書庶無負袁公類聚之旨不然因便以滋怠袁公將有遺憾於是書矣是書刊于淳熙乙未修于端平甲午重修于淳祐丙午云季夏立秋日東陽章大醇景孟書

待省進士州學直學兼釣臺書院講書胡自得
掌工承直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章士元董局

按此紀事本末初刊祖本存卷一至卷五卷十一至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七卷三十一至四十二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宋諱皆缺末筆桓改作亘有吳江徐氏記事朱文長印汪士鍾白文長印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寶祐刊本　孫淵如舊藏

宋建安袁樞編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

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予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棣以學予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

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旣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鎭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鎭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讒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覲人之病戚

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而人於身之不惜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闇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

夫淯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敘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

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閱之則根榦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中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𥲅淳祐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閒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賢惡倒植綱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由於

困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可以昭勸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爲大書精加讐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弟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篾謹書

案此寶祐重刊本其版明時尚存此猶明以前印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刻工

姓名卷首有東吾觀察使者孫星衍印白文兩方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舊抄本

[illegible]

皇朝紀事本末寶祐元年直徽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刋於郡齋侯既去予從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琥傳錄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刋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予亟止之曰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尚難之況國朝節史近於篡削倘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

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斷編闕帙何
異史館遴選尙不敢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
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刋旣就以
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閒多所舛訛蓋前此郡齋
所刋匆匆未及點對而倭已去殊爲可惜近有
得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校乃知郡本
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免再質之於續通鑑長
編挍其本文初意而後敢以爲安所校正不翅
干數百字然亦雖有誤則據本正之倘無可據
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爲識其所自五

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

張氏金吾曰仲良之名不見于書中案玉海云楊仲良爲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有楊公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則此書爲仲良所作無疑是書以李氏長編分類編次每類中仍以編年紀事原委備具繁簡得中洵可與長編相輔而行且長編徽欽兩朝皆已闕佚藉此得考見崖畧尤可寶貴季滄葦徐健菴書目俱著錄徐目云闕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九此本葢從徐氏藏本傳寫者除

原闕外又闕五六七三卷暨卷八上半卷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經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

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徐夢莘序 紹興五年

蜀鑑十卷 明刊本 惠紅豆舊藏

宋郭允蹈撰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

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

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

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連荊吳扼關河之勝則爲天府之固台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襄後劍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藏經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類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倅資中郡允蹈輯爲

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扼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隣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為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鑒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為蜀鑑一編使

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

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
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
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
武之仁義眞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

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阸
塞戸口多少强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
方形方等官之設其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
郈湛溪仕蜀而出遂爲江陵寓公每語予以蜀
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

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爲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湛溪即世亦幾十年矣嗟呼楊雄既沒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加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湻祐五年八月某日古鄞

別口跋

黄氏手跋曰蜀鑑一書向少傳本家中所储有張充之子青芝手抄者昨歲五柳主人以殘刻本見遺缺首二卷楮墨古雅洵爲舊刻卷端有紅豆書屋印因檢惠氏百歲堂藏書目於史部云蜀鑑十卷李文子刻元槧知爲松厓先生家藏本惜所

缺無由補全心甚悵怏後顧子千里歸江甯爲
予言伊師張白華先生家有此刻遂丐歸影抄
足之前有方正學序是明初板矣爰誌數語于
卷首而重裝之丁卯孟夏四日復翁識

蜀鑑十卷 明刊本

宋郭允蹈撰

李文子序 端平三年

李文子跋

別口跋

方孝孺序

艫山主人佳肩跋　嘉靖己卯

蜀漢本末二卷　舊抄本

元趙居信集錄

某氏序曰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媢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于流俗之見或眩于强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憸人鬼魎鬼蜮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

霜降而亟馮墊自無所容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照布于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蝨之志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旣絕之緒而續之有汛掃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儗于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百王之表而未知

所止者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
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
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
心正統尊而僭亂 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
都趙氏復因而取自昭烈之生以至帝禪之亡
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志當之論別
爲一書

至元戊子之秋亡友嵩東何從政彥達始示予
以通鑑綱目且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如漢繼
昭烈唐斥武后書揚雄爲莽大夫謂陶潛曰晉

處士居信從而讀之不勝服遂述蜀漢本末論以見欽賛之意歲辛卯年集諸儒精義于柏林書院欲綴鄙論于紙尾竟以元稿不存而止延祐甲寅鄉大夫竹軒先生曹彥禮子和之子深出是編于厥家乃其父手書者蓋求之弗獲兩紀于斯矣今且序編摩之始復得合而成之似非偶因記其曲折于卷末云上元日信都趙居信謹識

漢始于高帝中興于光武終于靈獻炎祚息矣昭烈以中山後起西蜀而得諸葛武侯爲之佐

雖崎嶇一隅而天下思漢之心尤有望于斯也傳及帝禪將星墜營大業弗復然非天子乎晉史帝魏寇蜀悖已甚矣紫陽朱夫子通鑑綱目之作而大義始正東溪趙先生蜀漢本末之作而公論愈明是則本末當與綱目並于世哉已丑先生之嗣子總管趙公來守建郡出是書以示其學者可以謂善繼志矣　君復伏讀敬嘆因請壽諸梓以廣其傳欲使後之覽者知正統之有在其于世道豈小補哉旹至正辛卯二月建寧路建安書院山長晚學黃君復再拜謹書

安南棄守始末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吳氏手跋曰是書僅見於絳雲樓書目已亥春日借甫里嚴蔚本命館童抄錄惜未得安南國志一證之也五月十又二日枚菴識

又曰是歲十月二日雨閱一過改正錯簡一葉

枚菴

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二